

红绿辣椒酱

张冰冰

儿时,每年深秋,母亲总会赶在下霜前抢收秋菜。这些五颜六色的蔬菜,能过冬的晾晒后入窖,不易保存的腌放到坛坛罐罐里。而辣椒则被做成我最爱的辣椒酱,红绿可人,年年如此。

挑一个晴朗的秋日,母亲就开始忙着做辣椒酱了。她先把地里枯败的辣椒秧拔出,上面的辣椒,无论大小统统摘下来。这时的辣椒依旧硬挺,有青绿的,有橘红的,去蒂后用井水淘洗干净,再一个个摊放在大筐箩里,任风吹着、阳光抚着。母亲再着手其他的准备工作。

家里有一个老式的铸铁粉碎机,周身的漆已经掉得斑斑驳驳,手摇的木柄也渐渐黯旧,却依然好用。整个机子,连同做酱的手艺,姥姥一并传给了母亲。

母亲把粉碎机清洗干净,用夹子固定在桌边,藕孔似的出口下放一个盆,旁边摆着洗好的辣椒。母亲坐下,一边往进口里放辣椒,一边摇动手柄,红绿的辣椒碎被缓缓

挤了出来。

年少的我,总是自告奋勇要帮忙,还自不量力地放很多辣椒,以致要站起来使蛮力,才能转动几下。母亲叫我不耍多,果然少放一些就容易多了。我用眼睛看着盆里汁水浓郁、辛辣扑鼻的辣椒碎,馋得直流口水。

待盆里积成了红绿的小山,又剁碎姜蒜,放调料,起灶生火,架势拉开后,母亲便开始做酱。

冷锅倒油,入姜蒜炒香,再倒入辣椒碎,上下翻炒片刻,加入糖、盐、黄豆酱等配料。炒出红油后,撒上白芝麻,转小火熬至微稠,出锅前再淋勺白酒,翻拌均匀,辣椒酱便做好了。

等到晾凉后,辣椒酱被母亲放入一口肚大嘴小的坛子里,连同这个秋天一起被封存。

秋去冬来的日子,一日三餐总少不了辣椒酱的陪伴。那时的餐桌,鲜有颜色,菜

味寡淡,辣椒酱便是色味俱佳的下饭菜。红绿莹润、鲜香辣爽、劲足味浓,夹馍拌面,搭什么都对味。早上一碗小米粥一碟辣椒酱,再配上现蒸的大发糕,吃完通身暖暖乎乎,让人精神抖擞。

后来,生活好了,母亲的辣椒酱里还多了牛肉。犹记得我离家念书的时候,总向母亲抱怨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可口,于是每次返校,母亲总要给我带上一大罐辣椒酱。肉沫多多、红油亮亮,在晚自习后的加餐里,同学们传着吃,是名副其实的抢手货。

一宿舍的人,把暖气片上加热的馒头从中掰开,抹上两大勺辣椒酱,大口大口地吃着,很是满足这些也足以慰藉求学的辛苦和想家的酸楚。

又到了做辣椒酱的深秋,母亲依旧会做好之后往各家分送,并乐此不疲。前几天她打来电话,让我抽空回家取酱。想起那碗红绿辣椒酱,陪我过了一个又一个秋天,便觉得这往后的秋天都温暖且美好。

生活手记

念念不忘

故园秋草黄

尚庆海



逢年过节,都会回一趟故乡,亲近亲近故乡的草木,享受一下故园独有的纯朴和宁静,让心灵获得一种归宿感。

那年春天回去,许久无人居住的老院子里,有土的地方冒出密密的草尖,给破旧寂寥的院落增添了几分生机。夏天,我再次打开老宅的院门,满园茅草葳蕤、郁郁葱葱,脑海中不由蹦出“荒芜”二字,好在看到几只蝴蝶、蜜蜂飞舞其中,才解了心头的惆怅。

中午到大哥家吃饭,大哥内疚地说这几天忙,还没有来得及去老宅院子里除草,我才明白为何往年不见此景象。我告诉大哥不要除掉老院子里的那些草,就让它自由生长着吧。院子里有点草木,也算是活物,还能招来一些蝴蝶、蜜蜂,挺好的。

中秋节回家,我特地领着爱人和孩子在老宅院子里坐了一会儿。满眼的绿色,让我回想起曾经发生在这院子里的那些温馨的、欢乐的,甚至忧伤的过往。一幕幕流转反复,触动心绪,恰似一剂祛寒的药,带着故乡淡淡的泥土气息,入口微苦,却有一股隐隐的暖流,无声无息中治愈了我心底的荒芜。

寒衣节回故乡祭祖,已是霜降之后,又是一年暮秋至。再次坐在老宅院落里,那些郁葱的草已失去了昔日的热闹景象,垂头匍匐,枯黄萧条,瞅着满园秋草黄,让人顿生凄凉之感。

我想着要带走一把茅草留作纪念,遂俯身薅草,却不曾想一把茅草连根拔起。茅草的根茎依旧白白的、汁液饱满,突然就想起了儿时的冬天在沟渠边拔茅草根的情景。那时想着草今年拔掉了,明年就没有了,谁料想明年的沟渠边茅草依旧茂盛。记得父亲当时说:“野草怎么可能拔尽呢?”

秋草镀金,岁月绵长。秋草黄,是生命的另一种颜色,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年过半百,已至暮秋又如何?历经过春天的耕耘播种,夏天的奋斗拼搏,到了秋天,我们收获硕果。

我们埋藏在心底深处那一颗颗热爱和温暖的种子,恰恰如同枯黄秋草的根茎一样,悄悄储备能量,开始又一个轮回的生长。

投稿邮箱: 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外婆的手

董美君

小时候父母外出务工,我寄宿在外婆家。我平日吃完饭就去上学,回来书包一扔,就大口地啃起馒头,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很是舒坦。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里,是外婆牵着我,伴我走过童年的岁月。

外婆的手是灵巧的。每天清晨,外婆坐在椅子上,左手轻轻地抱着我,右手拿起梳子向上撩起我的头发,给我梳头。

外婆梳的发型每天都不重样,今天是马尾辫,明天是羊角辫,后天是“哪吒头”。走在校园里,同龄的小姑娘们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麻花辫,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耳边,像飞舞的蝴蝶,如荡起的秋千,编织着我童年美丽的梦。

外婆的手是辛劳的。20多年前的乡下,还没有电风扇。每到夏天的夜晚,闷热感和蚊子的“嗡嗡”声,就会同时向我袭来,闹得我心烦意乱,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没过多久,忽觉一阵凉风,像是在干旱的沙漠里遇见了清凉的泉水。我没有睁开眼睛,朦胧的意识告诉我,是外婆在

为我驱蚊降温。就这样,外婆摇着蒲扇为我吹走了夏天。

外婆的手是神奇的。春天韭菜鲜嫩,外婆便一茬一茬地割回家,做成韭菜盒子。月牙状的韭菜盒子,早在锅中就被油激起了香味,每次吃完后满口都是韭菜的清香。

外婆还会烙饼,刚出锅的饼又软又糯,抹上些酱,再卷入炒好的豆角丝、土豆丝,咬上一口,那才叫美味。起初我以为外婆喜欢做饭,后来才知道,外婆是看我在长身体,才变着法地给我做各种美食。

后来读高中,我吃住在学校,每到周末便飞奔回去。我拉着外婆的手,诉说着每天在学校里的见闻。弹指间,皱纹就悄悄爬上了外婆的手。我明白,那是岁月轻吻的痕迹。

长大后离乡工作,与外婆见面的次数便少了。我时常在梦中寻找儿时欢乐的时光,醒后才发现,身后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岁月鸿沟。

霎那间,怀念的思绪如洪水般涌上心头。不管岁月如何往前,我仍然忘不了外婆用她的手,温暖了我整个童年。



花开诗旅

落叶

何书云



老去的树叶
被秋风送回了大地
静静地躺着

从初春料峭的寒风中
嫩绿了满树的枝条
从似火的夏阳里
粗壮了树干
枝条是它的岗位,日夜守护
哪怕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它无怨无悔
为了树干的每一个年轮
为了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当它潇洒地飘然落地
看它那枯瘦的身形
才感觉到它的疲惫
它静静地躺在地上
是否正在做一个春天的梦

——方华

【寻梦】

秋日的一个夜晚,
我从梦中惊醒,紧紧地
裹了下被子,抵御瑟瑟
的冷风。耳边似乎有阵
嘈杂的声音,我不情愿
地睁开眼睛。原来,月
光与夜风正争论着,谁
才是这黑夜的主角。我
不作声,继续我寻梦的
旅程。

——赵强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月下】

漆黑的天空上一轮明月
散发着柔柔的光辉。温情
脉脉的月光下,一朵粉白
的花安安静静地盛放在窗前,
静谧、从容、悠然。司空见惯
的色彩,却把整个画面搭配
得自然传神。画面中的每一
个物象都是静的,又是动的,
什么都没说,却又似乎
什么都说了。

——耿艳菊

【秋白】

一杆芦荻在秋风里
白了头,一滴露水在草尖
上滚动。一件蓝布衣被时
光漂白,一行诗句被乡愁
染洇。